

◎序

余性疏懒，平居自粝食粗衣外，无他嗜好，寓情图史，翻阅披校，竟日忘倦。古人有云：“缓步当车，晚食当肉。”此林下人一种真乐。

余亦自谓有真乐三，而此不与焉。读经史百家，忽然有悟，朗诵一过，如对宾客谈论，而无迎送之劳，一乐也。展玩法书名帖，追想古人笔法，如与客弈棋临局，而无机心之劳，二乐也。焚香看画，一目千里，云树蔼然，卧游山水，而无跋涉双足之劳，三乐也。以此三乐，日复一日，盖不知老之将至，何必饫膏粱，乘轻肥，华居鼎食，然後为快哉？遂扁一室曰“逸老堂”。日居其中，铅槧编帙，未尝去手，意有所会，欣然笔之。久而成帙，勒为二卷，藏诸篋笥，因名曰《逸老堂诗话》。联以志吾之乐，且求愈於饱食无所用心者云尔。嘉靖丁未，五月望日戊申老人自叙。

◎卷上

浦阳吴清翁尝结月泉吟社，延致乡遗老方凤谢翱吴思齐辈，主於家。至元丙戌，小春望日，以《春日田园杂兴》为题，豫以书告浙东西以诗鸣者，令各赋五七言律诗，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。月终收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。清翁乃属方公辈品评之，选中二百八十人。三月三日揭榜，其第一名，赠公服罗一，缣七，又笔五贴，墨五笏。第二名至五十名，赠送有差。清翁乃录其选中者之诗，自一人至六十人，总得诗七十二首，又摘出其余诸人佳句，与其赠物回谢小启，及其事之始末，为一帙而板行之。其一名罗公福诗云：“老我无心出市朝，东风林壑自逍遥。一犁好雨秧初种，几道寒泉药旋浇。放犊晓登云外垄，听莺时立柳边桥。池塘见说生新草，已许吟魂入梦招。”噫！安得清翁复作，余亦欲入社厕诸公之末，幸矣夫。

沧洲张亨父泰题《田峻醉归图》诗云：“村酒香甜鱼稻肥，几家留醉到斜晖。牧奴背拽黄牛载，兒子傍扶阿父归。鬓短何妨花插帽，身强不厌布为衣。天宽帝力知何有，但觉丰年醒日稀。”庄诵此诗，可以想见太平气象。向使沧洲入吴清翁吟社，吾知罗公福又让子出一头地矣。

杜庠字公序，号西湖醉老，以诗名於景泰间。其《赤壁》云：

“水军东下本雄图，千里长江隘舳舻。诸葛心中空有汉，曹瞒眼里已无吴。兵消炬影东风猛，梦断箫声夜月孤。过此不堪回首处，荒布局鸥鸟满烟芜。”时人称为杜赤壁云。吴文定诗：“西飞孤鹤记何详，有客吹箫杨世昌。当日赋成谁与注，数行石刻旧曾藏。”世昌，绵竹道士，与东坡同游赤壁，赋所谓“客有吹洞箫者”，即其人也。微文定表而出之，世昌几无闻矣。

古今诗人措语工拙不同，岂可以唐宋轻重论之。余讶世人但知宗唐，於宋

则弃不收。如唐张林《池上》云：“鞭叶乍翻人采後，荷花初没舸行时。”宋张子野《溪上》云：“浮萍断处见山影，小艇移时闻草声。”巨眼必自识之，谁谓诗盛於唐而坏於宋哉？瞿宗吉有“举世宗唐恐未公”之句，信然！都玄敬《诗话》云：“松江袁景文未仕时，尝谒杨廉夫，见其赋《白燕》诗云：‘珠帘十二中间卷，玉翦一双高下飞。’”余近见《鼓吹续编》，此诗乃常熟时大本所作。其诗曰：“春社年年带雪归，海棠庭院日争辉。珠帘十二中间卷，玉翦一双高下飞。天下公侯夸紫颌，国中俦侣尚乌衣。江湖多少闲鸥鹭，宜与同盟伴钓矶。”大本，同时人，玄敬失於不审耳，非廉夫之诗明矣。

硃子詹《存餘堂诗话》载：“顾仲瑛《和刘孝章游永安湖》诗，其警联云：‘啄花莺坐水杨柳，雪藕人歌山鹧鸪。’极为杨铁崖所称许。”余记宋白玉蟾有《春日游冶》诗云：“风条舞绿水杨柳，雨点飞红山海棠。”亦自隽永。惜无赏音者拈出。

东坡像《自赞》云：“目若新生之犊，身如不系之舟。试问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崖州。”山谷《自赞》云：“似僧有发，似俗无尘。

作梦中梦，见身外身。”杨诚斋《自赞》云：“青白不形眼底，雌黄不出品中。只有一罪不赦，唐突明月清风。”与陈龙川《自赞》“人中龙，文中虎”者有间矣。

至正壬辰冬，倡妇徐氏，徽人。寇常一日召妇佐觞，徐愤骂不从，寇驰剑往杀之。龙江章琬孟文有诗记之云：“平原巷里堂中身，翠舞珠歌玉树春。不得籍除今义死，天容倡妇愧降臣。”江阴王逢原吉亦有诗吊之云：“妾非花月旧时妖，曾事忠良乐圣朝。今日黄巾刀下死，阳城下蔡莫魂消。”其二云：“束带朝衣供奉孙，虏廷歎死报皇恩。

妾今一唱贞元曲，孰溅西风碧血痕。”噫！徐妇可谓风尘中有气义表表者矣。回视冠裳，宁不愧哉？孙失其名。

陆俨山诗话载：“华亭卫先生《题松雪墨竹》云：‘汉家日暮龙沙远，南国春深水殿寒。留得一枝烟雨里，又随人去报平安。’”都玄敬诗话云：“周方伯良石所作，但首句改易三字，‘汉家’作‘中原’，‘龙沙’作‘龙旗’。”未知孰是？

唐李义山诗，有“天意怜幽草，人间重晚晴”之句。世俗久雨，见晚晴辄喜，自古皆然。余适逢此景，遂演二首云：“天意怜幽草，孤根托鹧隈。自含幽独意，长殿百花开。香馥滋春雨，情深亲落梅。心知惟二谢，勾引梦中来。”“人间重晚晴，水色共天清。池面浮鱼泳，山腰反照明。渔罾悬别浦，林鸟度新声。仿佛王维画，超然物外情。”李义山全篇，惜未见之耳。

《汉书》：“白头如新，倾盖如故。”《说苑》作“白头而新，倾盖而故

。”杨升庵云：“作‘而’字解，尤意味。”此说余不敢从，故特拈出。

栗，木果也，庄子所谓“狙公赋茅”者。今论作茅栗，沈存中尝辩其非矣。杜诗云：“园收栗未全贫。”正指此物。今以栗，解作蹲鸱之芋，一何远哉？

梁乐府《夜夜曲》，或名《昔昔盐》，昔即夜也。《列子》：

“昔昔梦为君。”盐亦曲之别名。

杜诗“衔杯乐圣称避贤”，用李适之“避贤初罢相，乐圣且衔杯”之句。今俗本作“世贤”者，非也。

杜诗“苔卧绿沈枪”，绿沈以漆著色如瓜皮，谓之绿沈。《南史》任昉卒於官，武帝闻之，方食西苑绿沈瓜，投之於盘，非不自胜。绿沈瓜，即今西瓜也。

佛寺曰“香界”，亦曰“香阜”。江总诗云：“息舟候香阜，怅别在寒林。”高适诗云：“香界泯君有。”“香界”“香阜”，人未曾道。

《淮南子》云：“马，聋虫也，而可以通气志，犹待教而成，况於人也？”《注》曰：“聋虫喻无知者。”聋虫之名甚奇。

琬液琼苏，皆古酒名，见皇甫嵩《醉乡日月记》。

《艺文类聚》载束皙《饼赋》，有“牢九”之目，盖食具名也。

东坡诗以“牢九具”对“真一酒”，诚工矣，然不知为何物？後见《酉阳杂俎》引伊尹书有笼上牢丸、汤中牢丸，“九”字乃是“丸”字。诗人贪奇趁韵，而不知其误，虽东坡亦不能免也。“牢丸”即今之汤饼是也。

欧阳公之文，粹如金玉；苏文忠公之文，浩如江河。欧公之摹写事情，使人宛然如见；苏公之开陈治道，使人惻然动心。皆前代之所无有也。

古乐府诗云：“尺素如残雪，结成双鲤鱼。要知心里事，看取腹中书。”据此诗言之，古人尺素结为鲤鱼形，即缄是也，非如今人用蜡。《文选》云：“客从远方来，遗我双鲤鱼。”即此是也。下云“烹鱼得书”，亦譬喻之言耳，非真烹也。五臣及刘履皆谓古人多於鱼腹寄书，引陈涉罾鱼倡祸事证之，何异痴人说梦邪？

宋初置通判，分知州之权，谓之监州。宋人有钱昆者，性嗜蟹，尝求外补，语人曰：“但得有蟹之处无监州则可。”此语有晋人风味，东坡诗，有“欲问君王丐符竹，但忧无蟹有监州”。昆去东坡未远，即用其事为诗，良爱其语也。

曲名有《乌盐角》。江邻几《杂志》云：“始教坊家人市盐，得一曲谱於子角中。翻之，遂以名焉。”载石屏有《乌盐角》行。元人月泉吟社诗云：“山歌聒耳《乌盐角》，村酒柔情玉练槌。”

《荆州记》，盛弘之撰，其记三峡水急云：“朝发白帝，暮宿江陵，凡一千二百馀里，虽飞云迅鸟，不能过也。”李太白诗云：“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”杜子美云：“朝发白帝暮江陵。”皆用盛弘之语也。

谢玄晖诗：“风动万年枝。”唐诗：“青松忽似万年枝。”《三体诗注》以为冬青，非也。《草木疏》云：“榿木枝叶可爱，二月花白，子似杏，今在处官园种之。取亿万之义，改名万岁树。”即此也。

杜子美有《从韦明府续处觅锦竹两三丛》诗，黄鹤注云：“考《竹谱》、《竹记》无锦竹，意其文如锦名之。”《竹记》有“蒸竹、{^}函}堕竹，其皮类绣”，岂即此乎？刘须溪亦不知所谓。近阅梅圣俞《宛陵集》《锦竹》诗云：“虽作湘竹纹，还非楚筠质。化龙徒有期，待凤曾无实。本与凡草俱，偶亲君子室。”又自注其下云：“此草也，似竹而斑。”始知黄鹤有金注之昏耳。

杜诗云：“江莲摇白羽，天棘蔓青丝。”王荦猗《春晚》诗云：

“丝丝天棘出莓墙。”天棘，天门冬也，如藿香而蔓生。洪觉范以为柳，非也。

古有“借书一痴，还书一痴”之说。“痴”本作“甌”，贮酒器也。後人讹以为“痴”字。宋人艾性父《从高帝臣借书》诗云：“校讎未必及三豕，还借最惭无一鸱。”“甌”字义同。借时以一鸱为贄，还时以一鸱为谢耳。

老杜《秋兴》云：“红稻啄残鹦鹉粒，碧梧栖老凤凰枝。”荆公效其错综体，有“缲成白雪桑重绿，割尽黄云稻正青”。言缲成，则知白雪为丝；言割尽，则知黄云为麦矣。近时吴兴邱大祐有“梧老凤凰枝上雨，稻香鹦鹉粒中秋”，亦得老杜不言之妙。

南荒人称瓶罍谓之具理，人不知何物。东坡在儋耳，以诗别黎秀才，诗後批云：“新酿佳甚，求一具理。”即瓶罍是也。今人以酒器为{敝瓦}，康节诗有云：“{敝瓦}子中消白日，小车兒上看青天。”

古人服善，往往推尊於前辈。如杜少陵：“不见高人王右丞，蓝田邱壑蔓寒藤。”“复忆襄阳孟浩然，清诗句句尽堪传。”高适则云：

“美名人不及，佳句法如何？”岑参则云：“谢朓每篇堪讽咏。”如李太白过黄鹤楼则云：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”又云：

“令人却忆谢玄晖。”韩退之云：“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。”又云：“少陵无人谪仙死，才薄将奈石鼓何？”宋韩维诗云：“自愧效陶无好语，敢烦凌杜发新章？”古人如此推让，今人操觚未能成章，辄阔视前古为无物。近见《咏月诗》，有“李白无多让，陶潜亦浪传”之句，是何语邪？可谓狂瞽甚矣！或有允余曰：“杜老有：‘气劘屈贾垒，目短曹刘墙。’又云：‘赋料扬雄敌，诗看子建亲。’亦高自称许。”予曰：“在老杜则可，馀则不可。”

陆放翁《宿北岩院诗云：“车马纷纷送入朝，北岩镫火夜无聊。

中年到处难为别，也似初程宿灞桥。”岑参《送郭义》诗云：“初程莫早发，且宿灞桥头。”放翁结句本此。赵与虘《娱书堂诗话》指为参寥诗，不考之过也。

《容斋三笔》载：“吴门僧惟茂信天台山，有诗云：‘四面峰峦翠入云，一溪流水漱山根。老僧只恐山移去，日落先教锁寺门。’”唐张籍《题虎邱》诗云：“望月登楼海气昏，剑池无底锁云根。老僧只恐山移去，日暮先教锁寺门。”惟茂蹈袭张诗二句，容斋亦受其欺而记之耳。

房白云皞字希白，与元遗山为友。其《别西湖》诗云：“闻说西湖可乐饥，十年劳我梦中思。湖边欲买三间屋，问遍人家不要诗。”近见李西涯《麓堂诗集》，谓乐天所作，误也。

余访唐子畏於城西之桃花庵别业。子畏作山水小笔，遂题一绝句於其上云：“青藜拄杖寻诗处，多在平桥绿树中。红叶没胫人不到，野棠花落一溪风。”余曰：“诗固佳，但恐‘胫’字押平声未稳。”子畏谓我何据，余曰：“老杜有‘黄独无苗山雪盛，短衣数挽不推开胫’。”子畏跃然曰：“几误矣！”遂改“红叶没鞋人不到”。吁！

子畏之服善也如此。与世之强辩饰非者，殆迥庭矣。

《郡阁雅谈》载：廖凝字熙绩。十岁时，有《咏棋》诗云：“满汀鸥不敢，一局黑全输。”作者见之曰：“必垂名於後世。”先大父醉菊翁与客弈棋，家君侍立，客命赋诗，即口占云：“两行分黑白，二叟赌输赢。落子争先著，松间睡鹤惊。”客称赏不已，时家君年才十一岁。

陆安甫伸举“鹬蚌相持，渔人得利”二句，问王胜甫“有成语可为对否”？胜甫曰：“《战国策》有‘犬兔俱罢，田父擅功’之语，可以对之。”安甫叹服。

《蜀志》载：王衍以霞光笺五百幅赐金堂令张螾，即今之深红笺也。又有百韵笺，以其幅长可写百韵诗为名也。其次学士笺，则短於百韵矣。西涯李文正与客索笺纸，数日酬和过半，因名为子母笺。其诗云：“朝来东馆暮西涯，子母笺成岂浪夸？犹有贪心劳望眼，半随诗句落谁家？”子母笺自西涯始名。

《能改斋漫录》云：古来人君之亡，未有谥号，皆以大行称之，往而不返之义也。秦始皇崩於沙丘，胡亥喟然叹曰：“今大行未发，丧礼未终。”见《李斯传》。唐子畏著《四库碎金》云：“皇帝崩後，未有谥号，故曰大行。行者德行之行，读作去声。”二说未知孰是？

杜《征南》《与兒书》，言昔人云“借人书一痴，还人书一痴”。

山谷《借书》诗，有“时送一鸱开锁鱼”。宋艾性父《借书》诗，有“校雠未必及三豕，还借最惭无一鸱”。余考唐韵，“甌”与“痴”同用，注云：酒器，大者一石，小者五斗。古借书盛酒瓶也。後人讹以为痴，不亦谬乎？

张修撰（亨父）诗云：“东风泼地扫烟埃，桃李无情柳乏才。留不住春花落去，卷成团雪絮飞来。”此格本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”之句。

伊卿举伯羔，少从学於家君，苦志赡博，温厚文雅，间喜作诗中。

余尝爱其有新意，如《寒食》诗云：“风弄轻阴寒食天，粉墙处处露秋千。古人遗俗停炊爨，不禁绿杨枝上烟。”如《山中杂言》云：

“牛羊自知夕，桑柘近成阴。”又云：“山花遇雨落，野雉见人飞。”又云：“涸沼空菱叶，高篱满豉化。”其和家君述怀云：“深怀师道终身重，已信文人自古贫。”诗皆清拔可诵。今为四明训导云。

鄂州蒲圻县赤壁，正周瑜所战之地。黄州亦有赤壁，东坡夜游之地，诗人托物比兴，故有“西望夏口，东望武昌”，“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”，盖坡翁亦有疑之之辞矣。韩子苍亦承东坡之误，有“齐安城畔山危立，赤壁矶头水倒流。此地能令阿瞒走，小偷何敢下芦洲”。元人陈菊南，上虞人，博古士也。其《咏蒲圻赤壁》诗云：

“往事何消问阿瞒，到头吞不去江山。自从羽舰随烟尽，惟有渔舟竟日闲。原先字雷皴漫墨本，弩机土蚀点硃斑。凄其古思谁分付？白鸟苍烟来没间。”噫！千载之下，独宋葛常之、元陈菊南二人之卓见耳。

杨用脩有云：“世之人无特见者，一一随人之声而和之，譬之应声虫焉。思以青黛药之，可发一笑。”

广东广州府湛公（若水）擢南京佥酒，将之任，其母垂白，随地任所。荐绅赋诗赠行甚众，唯嘉鱼李承箕一首云：“孝道由来兒奉母，得官今日母随兒。八千里路风波险，纵是胡麻也绉眉。”湛公见诗，即草疏春天於朝，求养亲。至八载亲终，然後出仕。承箕可谓能尽友道，若水则能尽子职，两得之矣。承箕，陈白沙之门人。

《云麓漫钞》云：“古有风法华者，偶至人家，见笔砚便书，人目之为怪。”吴中士子颇有法华之风，故拈出以警戒之耳。

赵松雪《咏老态》诗云：“老态年来日日添，黑花飞眼雪生髯。

扶衰每藉过头杖，食肉先寻剔齿签。右臂拘挛巾不里，中肠惨戚泪常淹。称床独就南荣坐，畏冷思亲爱日檐。”吁！非身历老境者不能道。

宋人马晋孟昭，东吴人。赋《满庭芳》词云：“雪渍冰须，霜侵蓬鬓，去年犹胜今年。一回老矣，堪叹又怜。思昔青春美景，除非是、月下花前。谁知

道，金章紫绶，多少事忧煎？侵晨，骑马出，风初暴横，雨又凄然。想山翁野叟，正尔高眠。更有红尘赤日，也不到、松下林边。如何好，吴淞江上，闲了钓鱼船。”

宋徐师川作《渔父》词云：“七泽三湖碧草连，洞庭江汉水如天。

朝廷若觅玄真子，不在云边在酒边。明月棹，夕阳船，鲈鱼恰是镜中悬。丝纶钓饵都收却，八字山前听雨眠。”

宋朝寒食有抛[A122]之戏，儿童飞瓦石之戏，若今之打瓦也。梅圣俞《禁烟》诗云：“窈窕踏歌相把袂，轻浮赌胜各飞[A12?]。”[A12?]，七禾切。或云起於尧民之击壤。

唐诗云：“残霞蹙水鱼鳞浪，薄日烘云卵色天。”东坡诗云：

“笑把鸕夷一尊酒，相逢卵色五湖天。”正用其语。《花间集》词云：

“一方卵色楚南天。”注以“卵”为“汧卵”，非也。注东坡诗者，亦改“卵色”为“柳色”。王梅溪亦不及此，何邪？

刘梦得咏玄都桃花而被谪。李繁咏东门柳，杨国忠谓其讥己而得祸。刘後村《咏落梅》诗，有“东君谬掌花权柄，却忌孤高不主张”，谗者笺其诗以示柄臣，由是闲废十载。後村有《病後访梅》十绝句，其一云：“梦得因桃却左迁，长源为柳忤当权。幸然不识桃并李，也被梅花累十年。”人谓简斋《题墨梅》而致魁台，後村《咏落梅》而罹废黜。噫！诗之幸与不幸，有如此夫。

《天厨禁脔》，洪觉范著。有琢句法中假借格。如“残春红药在，终日子夫啼”，以“红”对“子”。如“信册今十载，明日又迁居”，以“十”对“迁”。硃子詹诗话谓其论诗近於穿凿。余谓孟浩然有“庖人具鸡黍，稚子摘杨梅”，以“鸡”对“杨”。老杜亦有“枸杞因吾有，鸡栖奈尔何”，以“枸”对“鸡”，韩退之云“眼昏长讶双鱼影，耳热何辞数爵频”，以“鱼”对“爵”，皆是假借，以寓一时之兴。唐人我有此格，何以穿凿为哉？

人之於诗，嗜好往往不同。如韩文公《读孟东野诗》，有“低头拜东野”之句。唐史言退之性倔强，任气傲物，少许可。其推让东野如此。坡公《读孟郊诗》有云：“初如食小鱼，所得不偿劳。又如食螾越，竟日嚼空螯。”二公皆才豪一世，而其好恶不同若此。元次山有云：“东野悲鸣死不休，高天厚地一诗囚。江山尤古潮阳笔，合卧元龙百尺楼。”推尊退之而鄙薄东野至矣。此诗断尽百年公案。

老杜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。葛常之《韵语阳秋》云：

“欲下笔，自读书始。不读书，则其源不长，其流不远，欲求波澜汪洋浩涉之势，不可得矣。”萧千岩云：“诗不读，书不可为，然以书为诗则不可。”严沧浪谓“诗有别材，非关书也”，恐非确论。

吴兴邱吉，字大祐。未遇时，有能诗声，对客挥毫，敏捷无比。

一日闻常熟钱允晖善诗，往谒之。邱及门，与阍者曰：“可语汝主，诗人特相访。”钱曰：“彼何人？其迂若是。”适咽客，令阍者请入室，即令赋诗赠妓，仍以险韵困之。邱略不构思，一挥而就。诗曰：

“琵琶斜抱出吴★，貌与芙蓉两不降。纤指嫩抽春猗十，修眉淡扫绿蛾只。无裙影拂沈香屑，歌扇风生玉女窗。後夜巫云忽飞去，空馀明月照湘江。”允晖叹不已，遂致上座，倾盖如故，酣饮倡和，留连数日而别。

郑九成与倪元镇齐名，诗亦清丽。其《春暮》诗云：“春色三分都有几，二分已在雨声中。墙东两个桃花树，恨杀朝来一番风。”又云：“世事总如春梦里，雨声浑在杏花中。”人多称诵。唐人有“二十四番花信风”，山谷有“一霎社公雨，数番花信风”，皆平声用。

今九成作去声，必有所自。杜诗“会须上番看成竹”，元微之有“飞舞先春雪，因依上番梅”，俱用上番字，则上番不专为竹也。退之《笋》诗云：“唐知上几番”，又作平声押。

太湖中有大小干山，吾乡秋官马俞抑之，号清痴道人，有诗云：

“大干山，小干山，两山突兀湖不间。世态炎凉说不尽，叉手干人千万难。仲定量不遂依刘愿，作赋还乡泪如霰。蒙正殊门九不开，归家懒见妻儿面。大干山，高嵌崑；小干山，青嶙刚，徒去干人劳尔神，不如壁立千万寻。孤标直上干青云，下视蚁子何足云？噫嘻高哉余素心。两干山，莫干人。”清痴此作，有所感而赋，豪迈跌宕，不减刘龙洲。

张梦晋灵有隼才，屡试不第，为人落魄不羁。诗文多不存藁。

《春暮送友》云：“三月正当三十日，一琴一鹤一孤身。马蹄乱踏杨花去，半送行人半送春。”其临终赋一绝云：“一枚蝉蜕榻当中，命也难辞付大空。垂死尚思玄墓麓，满山寒雪一林松。”其胸襟洒落，亦自不凡。

宋释惠洪《题王维雪中芭蕉图》，有“雪里芭蕉失寒暑”之句，以芭蕉非雪中物。硃新仲《猗觉寮杂记》云：“岭外如曲江，冬大雪中，芭蕉自若，红蕉始开花，始知前辈作画不苟如此。想惠洪示到岭外故也。”余近阅陆安甫《蕞残录》云：“郭都督鉉在广西亲见雪中芭蕉，雪後亦不凋坏。”噫！不读天下书，未遍天下路，不可妄下雌黄！观此益信。

元萨天锡尝有诗《送訢笑隐信龙翔寺》，其诗云：“东南隐者人不识，一日才名动九重。地湿厌闻天竺雨，月明来听景阳钟。衲衣香暖留春麝，石钵云寒卧夜龙。何日相从陪杖屨？秋风江上采芙蓉。”虞学士见之谓曰：“诗固好，但闻‘听’字意重耳。”萨当时自负能诗，意虞以先辈故少之去尔。後至南台见马伯庸论诗，因诵前作，马亦如虞公所言，欲改之，二人构思数日，竟不

获。未几，萨以事至临川谒虞公，席间首及前事。虞公曰：“岁久不复记忆，请再诵之。”萨诵所作，公曰：“此易事。唐人诗有云‘林下老僧来看雨’，宜改作‘地湿厌看天竺雨’，音调更差胜。”萨大悦服。今《诗律钩玄》讹刻为倪云林诗，非也。

宋张表臣尝游南徐甘露寺，偶题小词于壁间。其僧愚俗且聩，愀然不乐曰：“方泥得一堵好壁，可惜涂坏了。”张笑曰：“颇有祖风。”客问：“何谓？”张曰：“昔李卫公亦曾以方竹杖赠甘露寺僧。”寻问之，僧欣然曰：“已规而漆之矣。”卫公嗟惋竟曰。祖风之谓此也。余正德辛

未春，与张尧臣游虎邱竹楼禅房，酒半，尧臣留句壁间，余亦和之，有“松竹阴中鹤虱堕，翠微深处僧房开”。他日有客戏之曰：“以汝对鹤，受其侮矣。”僧愚俗无知，遂磨灭“鹤”、“虱”二字。

重游见之，询知其故。噫！天下事未尝无对：“方杖削圆甘露祖，清诗磨灭虎邱僧。”与客一笑而罢。

梅花格高韵胜，见称於诗人吟咏多矣，自和靖香影一联为古今绝唱。近见王涵峰履约诗云：“傍水浓开落影斜，依稀遥认雪中花。何如西子春江上，淡扫蛾眉自浣纱。”《许理斋诗话》谓其咏梅当以神仙比之，可以自况，比之妇人，则非也。余阅《木天禁语》有借喻格，如咏妇人，必借花为喻；咏花者，必借妇人为比。如王荆公《咏梅》诗云：“额黄映日明飞燕，肌粉含风冷太真。”东坡云：“春入西湖到处花，裙腰芳草傍山斜。盈盈解佩临湘浦，脉脉当垆卖酒家。”萧束之云：“湘妃危立冻蛟背，海月冷挂珊瑚枝。”皆借喻也。许子失於考耳。余友江阴曹毅之弘，号方湖，《咏梅》一绝，殊有风致，“清香疏影独踟蹰，脉脉黄昏思有馀。恰似文君新寡後，不施脂粉嫁相如”。亦借喻格也。

《麓堂诗话》载同官献谏之辞，如西涯专在虚字上用力，如何得到？又云西涯最有功於联句。又云西涯所造，一至此乎？又云莫太泄漏天机。至若与吴文定公和般斑韵，西涯公诗警联，俱载於内，文定和章，一录一句。文定未第时，有《赠西涯》诗，全篇俱载。古人诗话示必如此。噫！涯翁天下士也，

何必亦著此语？虽非自矜，亦未免起後人议论。

刘静修《咏史》云：“纪录纷纷已失真，语言轻重在词臣。若将字字论心术，恐有无穷受屈人。”《宋史》文信公与陈宜中同传，不预忠义之列。吴文定公有《谒文信公祠》诗云：“当时正气亘乾坤，忠义谁将宋史论？柴市宜为南向象，崖山应有北归魂。已酬乡里希贤志，能报朝廷养士恩。一读《六歌》人便哭，天教遗墨毁无存。”常熟钱氏藏文信公《六歌》墨迹，近毁於火，文定末句故及之。噫！文信公忠义表表在天地间，而史书不预，何邪？余诵静修

诗，重增惋叹。

古人文辞中往往谈及西子事，而其说不一。《吴越春秋》云：

“吴亡，西子被杀。”则西子之在当时，固已死矣。宋之问诗：“一朝还旧都，艳妆寻若邪。鸟惊入松纲，鱼畏沈荷花。”则西子复还会稽矣。杜牧之诗：“西子下姑苏，一舸逐鸱夷。”则西子甘心随范蠡矣。及观东坡《范蠡》诗：“谁遗姑苏有麋鹿，更怜夫子得西施。”则又为蠡窃西子而去矣。余按《墨子》《亲士篇》曰：“西施之沈其美也。”西施之终，不见於史传，古今咸谓其从范蠡五湖之游，今乃知其终於沈，可以为西子浣千古之冤矣。墨子，春秋末人，其所言当信。

老杜《竹》诗云：“雨洗涓涓净，风吹细细香。”太白《雪》诗云：“瑶台雪花数千点，片片吹落春风香。”李贺《四月词》云：

“依微香雨青氛氲。”元微之诗云：“雨香云澹觉微和。”以世眼论之，则曰竹、雪、雨何尝有香也？

元何贞立，长沙人，欧阳原功之婿。少有俊名，既举进士。原功欲拔入翰林，於虞邵庵揭傒斯诸公极称道之。及相见，适会僧景初持墨菊卷诣翰林求题，诸公遂请贞立赋之。贞立出仓猝，且恇怯，勉强赋云：“陶令归来不受官，黄花采采晓霜寒。悠然一见南山後，故向东篱子细看。”所作殊负所闻，诸公颇不愜。虞公诗云：“过了黄河无此种，江南秋老万僧寒。此花开遍风光尽，莫作寻常草木看。”江南旧有僧万公善画墨菊，故云。欧公诗云：“苾刍元是黑衣郎，当代深仁始赐黄。今日黄花翻泼墨，本来面目见馨香。”僧旧衣黑，谓之缁流。元文宗宠眷忻笑隐，始赐著黄。贞立以诗故，竟不得入翰苑，欧公亦不复言。邵庵尝语门人曰：“人之出处，固自有定。若贞立者，讲学之功，恐亦未至焉。”近卞户部华伯江阴人，亦为僧题墨菊卷云：

“闻说缁衣独好贤，墨花香里对谈玄。玄霜虽改黄金以，老气横秋尚凉然。”此诗固不敢与虞欧并驾，而亦差胜贞立之作矣。

秦少游侍兒朝华，年十九。少游欲修真，遣朝华归父母家，使之改嫁。既去月馀，父复来云：“此女不愿嫁。”少游怜而归之。明年，少游倅钱塘，谓华曰：“汝不去，吾不得修真矣。”临别作诗云：“玉人前去却重来，此度分携更不回。肠断龟山离别处，夕阳孤塔自崔嵬。”未几遂窜南荒。余友唐子畏阅《墨庄漫录》，偶见此事，以诗嘲少游云：“淮海修真黜朝华，他言道是我言差。庆不了红颜别，地下相逢两面沙。”又《题陶穀邮亭图》云：“一宿姻缘逆旅中，短词聊以识泥鸿。当初我做陶丞旨，何必尊前面发红？”语意新奇，如醉後啖一蛤蜊，颇觉爽口。姚宽《西溪丛语》云：“柳子厚诗，有‘空斋不语坐高春’。恭能诗云：‘隔江遥见夕阳春。’《淮南子》云：‘日经於渊

虞，是谓高春。’注云：‘渊虞，地名。高春，时地加戌，民碓春时也。’黄润玉《万象录》云：‘高春，巳时也。’或云：‘日入处，非也。’”余读梁元帝诗云：“暮春多淑气，斜景落高春。”又《纳凉》云：“高春斜日下，佳气满栏盈。”当以日入处为是，二说戌与巳皆误。

林和靖《梅》诗：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”议者以黄昏难对清浅。杨升庵《丹铅续录》云：“黄昏，谓夜深香动月之黄而昏，非谓人定时也。”余意二说皆非，岂诗人之固哉？梅花诗往往多用月落参横字，但冬半黄昏时参横已见，至丁夜则西没矣。和靖得此意乎？

李文正昉云：“士人唯贵王公闻名多而识面少。”太华逸民李荐云：“宁使王公讶其不来，无使王公厌其不去。”余钦服二公之言，当书於座隅。姚合有诗云：“时过无心求富贵，身闲不梦见公卿。”

卢疏斋云：“大凡作诗，须用《三百篇》与《离骚》，言不关於世教，义不存於比兴，诗亦徒作。夫诗发乎情，止乎礼义。《关雎》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，斯得性情之正。古人於此观风焉。”

◎卷下

古今文人用事，有信笔快意而误用之者，虽大手笔亦所不免。近见徐天全翁《闲居即事》诗：“闲心自觉功名淡，却笑留侯胜酈侯。”“酈”字有二音，皆地名。萧何所封邑，属沛国，才何切。萧何子孙所封邑，属南阳，则肝切。按班固《十八侯铭》云：“文昌四友，汉有萧何，叙功第一，受封於酈。”唐杨巨源诗云：“请问汉家功第一，麒麟阁上识酈公。”天全翁押去声，或别有所据云。

《离骚》云“落英”，或谓菊花不落而何为落英？一云：“落，大也。”一云：“落，始也，谓始开之英。”姚宽《西溪丛语》引晋许询诗云：“青松凝素体，秋菊落芳英。”沈约云：“英，叶也，言食秋菊之叶。”余读韦应物诗云：“掇英泛浊醪，日入会田家。”审姚说无疑矣。

《竹坡诗话》云：“作诗止欲写所见为妙，不必过求奇险。”叶文庄公与中云：“近之作者，嫫母蹙西施之额，童稚攘冯妇之臂。句雕字镂，叫噪聒牙，神头鬼面，以为新奇，良可叹也。”予尝见元人房白云颢诗云：“後学为诗务斗奇，诗家奇病最难医。欲知子美高人处，只把寻常话做诗。”邱文庄濬《答友人论诗》云：“吐语操辞不用奇，风行水上茧抽丝。眼前景物口头语，便是诗家绝妙辞。”

蒋少传冕云：“近代评诗者，谓诗至於不可解，然後为妙。夫诗美教化，敦风俗，示劝戒，然後足以为诗。诗而至於不可解，是何说邪？且《三百篇》，何尝有不可解者哉？”

南峰

南峰杨君谦循吉，作古文甚有时名，其诗亦闲雅。余每爱《夏日宿禅房》云：“暖分香水浴，凉借好风吹。”《与友人夜话》云：“杯样草草免空去，饮酒无多闲话长。”《题支硎山僧院》云：“泉喷雪花冷，鸟含蛮语柔。”《送僧》云：“禅从逆境打，衲到暑天收。”《秋夜》云：“月色宝珠莹，酒颜枯木春。”佳句也。有《松筹堂集》。

天台王古直有《述怀》诗，“穷将入骨诗还拙，事不萦心梦亦清”之句，李西涯称赏之，载于《麓堂诗话》。余少曾见《唐宋诗选》一首，但忘其姓氏，诗云：“才到中年百念轻，独於风月未忘情。贫将入骨诗方好，事不萦心梦亦清。万卷难图金马贵，一生长与白鸥盟。

幸然不作诸侯客，犹恐江湖识姓名。”惜古直全篇未之见耳。

僧齐己《折杨柳》词云：“稼低似中陶潜酒，软极如伤宋玉风。”以中酒之中为去声。予记唐人有诗云：“醉月频中圣。”“近来中酒起常迟。”“阻风中酒过年年。”东坡云：“臣今时复一中之。”作中风之中，非也。

《隐窟杂志》：宋时闽州有三雅池，古有修此池，得三铜器，状如酒杯，各有篆文曰：伯雅、仲雅、季雅。当时虽以名池，而不知为刘表物也。吴均诗云：“联倾三雅卮。”刘梦得诗云：“酒每倾三雅。”或谓古酒并号三雅，非也。

白乐天诗，善用俚语，近乎人情物理。元微之虽同称，差不及也。

李西涯诗话云：“乐天赋诗，用老妪解，故失之粗俗。”此语盖出於宋僧洪觉范之妄谈，殆无是理也。近世学者往往因此而蔑裂弗视。吴文定公读《白氏长庆集》，有云：“苏州刺史十编成，句近人情得俗名。垂老读来尤有味，文人从此莫相轻。”

杨用修《丹铅续录》云：“白乐天三游洞记云破月出光景，含吐互相明灭，晶莹玲珑，象生其中。虽有敏口莫能名状。造语如此，何异柳子厚？世以为太易轻议之，盖亦未深玩之也。”

近见天全翁徐武功墨迹一卷於友人家，笔画遒劲可爱。其词云：

“心绪悠悠随碧浪，良宵空锁长亭。丁香暗结意中情。月斜门半掩，才听断钟声。耳畔盟言非草草，十年一梦堪惊。马蹄何日到神京？小桥松径密，山远路难凭。”其词句句首尾声字相连续，故名之为《玉连环》。想此体格自天全翁始。又见赋《中秋月》一痊云：“中秋月，月到中秋偏皎洁。偏皎洁，知他多少阴晴圆缺。阴晴圆缺都休说，且喜人间好时节。好时节，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。”天全文集中皆不载，是以知散佚诗文尤多。

宋杨学士应之题所居壁云：“有竹百竿，有香一炉，有书千卷，有酒一壶

，如是足矣。”余友柳大中金性僻嗜书，搜罗奇籍，传写殆遍，亲自雠校，不吝假借，由是人益贤之。间好吟咏。手录《白氏长庆集》，题其後云：“两三年写自经手，七十卷书才到头。”《山居》云：“煮粥烧松子，梳头就菊花。”《述怀》云：“百竿竹与身同老，千卷书曾手自钞。”余尝过访其居，修竹潇然，焚香独坐，左图左史，充栋汗牛，昔人之所慕者，今大中俱得之矣。与世之朝秦暮楚，驱驰势利之场者，大相辽绝哉。

唐士綱《梦馀录》云：“古人爆竹，必於元旦鸡鸣之时。今人易以除夜，似失古意。”余近读张燕公《守岁》诗云：“竹爆好惊眠。”始知唐时除夜爆竹，其来久矣。

张文潜《明道杂志》云：“钱穆父尹开封府，剖决无滞，东坡誉之为‘霹雳手’。穆父曰：‘敢云霹雳手，且免胡户蹄。’盖俗谚也。”《能改斋漫录》记张邓公《罢政》诗云：“赭案当衙并命时，与君两个没操持。如今我得休官去，一任夫君鹞鹭蹄。”余又见李屏山乐府末句云：“但尊中有酒，心头无事。葫芦提过鹞鹭蹄。”即今俳优指为鹞突者，即胡涂之谓也。

壶山宋廉父《咏景》诗云：“朋比趋炎态度轻，御人口给屡憎人。

虽然暗里能钻刺，贪不知机竟杀身。”此诗讽当世小人，奔

不知止者，然辞语太露，无含蓄意。本朝夏文靖公原吉《咏蚊》云：“白露瀼瀼木叶稀，痴蚊犹自傍人飞。信伊祇解趋炎热，未识行藏出处机。”蔼然有规讽惊戒之意存焉。

祝枝山先生希哲，尝叙家君《约斋漫录》二十卷。今录其略云：

“俞君宽父，吴之耆儒也。秉操贞介，守道笃学，慎交简出，泊然安素。其为学也好剧饕餮勤，彰逐月外，视权要若仇，声利若沤，黄卷宾主，墨订硃，雠，日与古哲者游，盖皇甫玄晏之流也。文浩瀚不暇尽录。”杨君谦见之乃曰：“太史公笔，不过是也。”又《赠先君》诗云：“水南雄市尤尘趋，水北还容陋巷居。三尺素桐陶靖节，百篇华赋马相如。心抛世俗争为事，手录前贤未见书。欲继姓名高士传，怕君嫌我近睢盱。”家君白发种种，嗜学不倦。每见奇书，手誊录，时年八十馀矣，未尝一日庆铅槧也。枝翁与先君辞世，先後墓木拱矣。

展卷读之，不觉泫然。

吾乡光庵王仲光，博学知天文，旁通於医。洪武中，避地太湖。

戊寅，储君即位，有诗云：“数茎白发乱蓬松，万理千梳不得通。今日一梳通到底，任教春雪舞东风。”人咸谓“光庵我朝陈图南”，信哉！

陆放翁《黄州诗云：“君看赤壁终陈迹，生子何须是促谋？”赵与时《宾退录》云：“陆诗本晁载之《咏昭灵夫人诗：‘安用生兒作刘季，暮年无骨葬

昭灵。’ ”予曰：“非也。东坡有‘但令有妇如康子，何用生兒似仲谋’？”

少师杨文贞公尝曰：“东坡竹妙而不真，息斋竹真而不妙。”盖坡公成於兔起鹘落须臾之间，而息斋所谓节节而为之，叶叶而累之者也。专以画为事者，乃如是尔。今人有得东坡竹，其枝叶逼真者，大率伪尔。沈石田长於山水而短於竹，尝《自嘲》云：“老夫画竹丑竹类，小兒旁观谓杨柳。”李西涯《题柯敬仲墨竹》云：“莫将画竹论难易，刚道繁难简更难。君看萧萧祇数叶，满堂风雨不胜寒。”非得画家三昧旨，恐不能道此语。

《考古编》云：“屈原《渔父》一章，自载已与渔父问答之辞。

春劝其从俗，原答之曰：‘宁赴湘流，葬於江鱼腹中。’渔父莞尔鼓枻，歌沧浪而去。则是自“莞尔”而下至“去不复顾”，皆原语言也。

若原实尝投湘，安得更能自书死後之言乎？贾谊扬雄作《畔骚》，皆言原真投水死，而世亦和之，此不审也。清明前三日，谓之寒食节，天下皆然。其事出於介子推，山西尤重。王恽有诗云：“晋人熟食一月节，店舍无烟灶厨冷。”户象诗云：“子推言避世，山火遂焚身。

四海同寒食，千秋为一人。”今吴中相传清明前二日也。

吾乡魏太常校常寓杨庵精舍，偶谈水灾，但逢六，数有水厄，每六十年或六年必有一变。夫六阴数也，故有水灾，理或然也。庄渠有《救荒策》，文繁不暇悉录。

《史记》《扁鹊传》，饮以上池之水。上池水者，竹木上未到地之水是也。

立庵俞有立（贞木），洞庭人。尝题赵仲穆画马一绝云：“房星方堕墨池中，飞出蒲梢八尺龙。想像开元张太仆朝回骑过午门东。”风致宛然在目，年九十六而卒。

戴石屏诗：“麦<麦少>朝充食，松明夜当灯。”此实录也。山西深山老松心有油者如蜡，山西居民多以代烛，谓之“松明”，颇不畏风。

梅圣俞每醉，辄叉手温语，坡公谓其非善饮者，习性然也。余友唐解元子畏每酒酣，喜讴刘後村诗云：“黄童白叟往来忙，负鼓盲翁正作场。死後是非谁管得？满村听说蔡中郎。”子畏匪好此诗，但自寓感慨云。

宋景公云：“医卜之事，士君子能之，则不迂不泥不矜不神；小人能之，则迂而入诸拘碍，泥而弗通大方，矜以夸己，神以诬人。”景文真格言也。梅圣俞《赠何山人》诗有云：“日闻古贤哲，必与医卜邻。”

范文正公尝在边庭，以黄金铸一笏筒，饰以七宝，每得朝廷诏旨敕命，贮之筒中。後为一老卒夜间盗去，潜递於家。公知之勿究，明年以老放归。袁文清公（桷）伯长有诗题文正公遗像一绝云：“甲兵十万在胸中，赫赫英名震犬

戎。宽恕可成天下事，从他老座盗金筒。”

酈道元《水经注》形容水之清澈云：“分沙漏石。”又曰：“渊无潜甲。”又曰：“鱼若空悬。”又曰：“石子如樗蒲。”皆极造语之妙。

古语云：“梧桐不生则九州异，一叶为一月，闰月十三叶。”宋人《闰月表》有云：“梧桐之叶十三，黄杨之厄一寸。”

元人有诗云：“钱塘门外柳如金，三日不来成绿阴。折得一枝城里云，始知城外已春深。”徐天全《雪湖赏梅》云：“梅开催雪雪催梅，梅雪催人举酒杯。折取琼枝插船上，满城知是探春回。”二诗皆隽逸可诵，惜元诗遗其名氏。

梁元帝《纂要》云：“日在午曰亭，在未曰映。”王仲宣诗云：

“山冈有馀映。”谓日昃。

马少游曰：“士生一世，但取衣食才足，乘下泽车，御款段马，乡里称‘善人’，斯可矣。致求赢馀，但自苦尔。”刘梦得《经伏波神祠》诗有云“一以功名累，翻思马少游”之句，此也。

古人诗集中，往往有赠内忆女遣妾之作，若称美子妇颜色见於辞章者，唯《山谷集》中有之。其赠子妇之兄，乃云“双鬟女弟如桃李，早年归我第二雏”之句，可丑可鄙。《硃子语类》谓其“乱道”，莫非此欤？

“龙鍾”，竹名。年老曰龙鍾，言如竹之枝叶，摇曳不能自禁持也。

杜少陵《冬日怀李白》诗：“短褐风霜入。”惟宋元本仍作“短”，今新刊本皆改作“短褐”，谬矣。“短”音“竖”，二字见《列子》。

武功伯徐公，天顺间，遭谗被逐，放归田里，自号天全翁。与杜东原陈孟贤诸老登临山水为适，不驾官船，惟幅巾野服而已。所至名山胜境，赋咏竟日忘倦，或填词曲以侑觞，其风流仪度，可以想见。其游灵岩《水龙吟》词云：“佳丽地，是吾乡，西山更比东山好。有罨画楼台，金碧岩扉，仿佛十洲三岛。却也有风流安石，清真逸少。”

向望湖亭畔，西施洞口，天光支影，上下相涵相照，似宝镜里翠蛾妆晓。且登临，且谈笑，眼前事几多堪吊？香迳踪销，麋廊声杳，麋鹿还游未了。也莫管吴越兴亡，为他烦恼。是非颠倒，古与今一般难料。

笑宦海风波，几人归早，得在家中老。遇酒美花新，歌清舞妙，尽开怀抱。又何须较短量长，此生心应自有天知道。醉呼童更进馀杯，便拚得到三更乘月回仙棹。”此词脍炙人口，盛传於世。公年六十六而卒，墓在吴县玉庶山。吴文定公有诗吊之云“众口是非何日定，老臣功罪有天知”之句。

元僧道璨号无文印，进士陶跃之之子，善诗文。余爱其《题坡翁墨竹》云：“长公在惠州，日遗黄门书，自谓墨竹入神品。此枝虽偃蹇低徊，然曲而不

屈之气，上贯枝叶，如其人，如其人。”

唐人“风雨”字入诗最佳者，载於《麓堂诗话》。宋诗唯潘邠老“满城风雨近重阳”之句，播传人口。余观《後村诗话》载游次公《卜算子》词云：“风雨送人来，风雨留人信。草草杯样话别离，风雨催人去。泪眼不曾晴，眉黛愁还聚。明日相思莫上楼，楼上多风雨。”一词而叠用四“风雨”，读者人厌其繁，句意清快可喜。

梅花不入《楚骚》，杜甫不咏海棠，二谢不咏菊花，亦可懊恨。

辛幼安词云：“戏马台前秋雁飞，管弦歌舞更旌旗。要知黄菊清高处，不入当年二谢诗。倾白酒，绕东篱。只於陶令有心期。明朝重九浑潇洒，莫使尊前欠一枝。”词调《鹧鸪天》。稼轩盖为菊解嘲也。

“绣裙斜立正销魂，宫女移灯掩殿门。燕子不归花著雨，春风应是怨黄昏。”《侯鯖录》载此诗，不知何人作也。余尝见唐女郎刘媛二绝句云：“雨滴梧桐秋夜长，愁心和雨到昭阳。泪痕不学君恩断，拭却千行更万行。”“学画蛾眉独出群，当时人道便承恩。经年不见君王面，花落黄昏空掩门。”女郎此诗，可谓哀而不伤者矣。

“梨花淡白柳深青，柳絮飞时花满城。惆怅东阑一林雪，人生看得几清明？”陆放翁谓东坡此诗，本杜牧之“砌下梨花一堆雪，明年谁此凭阑干”？余爱坡老诗，浑然天成，非模仿而为之者。放翁正所谓“洗瘢索垢者”矣。“索新妇，嫁女儿”，吴人俗彦也。按《三国志》：孙权欲为子索关羽女，袁术欲为子索吕布女。今人呼“索”为“煞”，因其音相似而为之。

《古今诗话》云：“江州琵琶亭题者甚多，唯夏郑公最佳。诗云：

‘流光过眼如车毂，薄宦羁人似马衔。若遇琵琶应大笑，何须涕泪满青衫？’”余爱杨孟载云：“枫叶芦花两鬓霜，樱桃杨柳久相忘。当时莫怪青衫湿，不是琵琶也断肠。”孟载此诗为乐天解嘲，亦出新意。

沈石田诗话载：“薛沂叔《咏新溪小泛》诗云：‘柳断桥方出，云深寺欲浮。’”“石田称‘浮’字古人不能道。余见僧泐季潭有《屋舟》诗，有“四面水都绕，一身天若浮”，皆本老杜“乾坤日夜浮”之句。石田称之过矣。

宋朝盛学士次仲与孔平仲同在馆中，雪夜论诗，盛曰：“今夕当作不经人道语。”平仲诗：“斜拖阙角龙千丈，抹墙腰月半棱。”坐客皆称绝。次仲曰：“句甚佳，惜其不大。”顷间，次仲诗：“看来天地不知夜，飞入园林总是春。”平仲乃服。余见《麓堂诗话》载谢方石鸣治《送人兄弟》诗：“坐来天地不知夜，梦入池塘都是春。”次仲《雪》诗，颇与暗合。

陈声伯《渚山诗话》云：“近世士大夫遇事退恕，则曰‘过背之後，不知和尚在钵盂在’。其担任者，则曰‘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’。”声伯戏以此言

作绝句云：“短世惊风骤雨中，是非利害竟何从？身谋过背谁知钵，日记升堂且撞钟。”观此则非退恕者矣。吾吴中亦有谚云：“暴时得长老做，半夜里起来撞钟。”此语盖讥讽当世浮躁者。余偶得一绝以继之云：“处世真如一梦中，英雄得失总成空。”

存亡身钵何须计？入定那闻半夜钟。”声伯名霆，吴兴人。

汉末仲长统《见志》诗曰：“寄愁天上，埋忧地下。叛散《五经》，灭裂《风雅》。”又郑泉嗜酒，临卒，谓同类曰：“必葬我陶家之侧，庶百岁之後，化而成土，幸见取为酒壶，实获我心矣。”二子真旷达之士矣。

《墨庄漫录》载：“妇人弓足，始於五代李後主。”非也。予观六朝乐府有《双行缠》，其辞云：“新罗绣行缠，足跌如春妍。他人不言好，独我知可怜。”唐杜牧诗云：“钿尺裁量减四分，碧琉璃滑里春云。五陵年少欺他醉，笑把花前出画裙。”段成式诗云：“醉袂几侵鱼子缬，影纓长戛凤凰钗。知君欲作《闲情赋》，应愿将身作锦鞋。”《花间集》词云：“慢移弓底绣罗鞋。”则此饰不始於五代也。

《说苑》：“子贱为单父宰，初入境，见有冠盖来迎者，子贱曰：

‘车驱之，所谓阳乔者至矣。’阳乔，鱼名，不钓而来，喻士之不招而至者也。其鱼之形则未详。。余按《荀子》曰：本者，浮阳之鱼也。《唐文粹宓子贱庙碑》云：“岂意阳骄，化而为鲂。”乔从鱼为鱈，字义乃全，骄字恐误。

《唐六典》有装潢匠，注音光上声，谓装成而以蜡潢纸也。今制笺法，犹有潢浆之说，人多不解，虽大夫士读作平声，非也。

张野《庐山记》：“天将雨，则有白云，或冠于峰严，或亘于中岭，欲谓之山带是也。不出三日，必有雨。”唐人诗云：“风吹山带遥知雨。”

嘉兴李训导进，字孟昭，其《西湖夜宿》云：“蹇驴冲雪岸乌纱，夜醉西湖卖酒家。二八吴姬吹风管，卷帘烧烛看梅花。”诵之以潇洒可爱。

围棋世称为“手谈”，又曰“坐隐”二字，盖晋人语也，可入诗。

都玄敬诗话载：“周方伯良石《题赵子昂墨竹》云：‘中原日暮龙旂远，南国春深水殿寒。留得一枝烟雨里，又随人去报平安。’陆俨山诗话谓此诗华亭卫先生作。但首句三字不同，“中原”作“汉家”，“旂”作“沙”。卫逸其名，想传闻之误耳。

种放隐于终南山，召拜起居舍人，赐告西归。有一高士隐居三世，以野蕨一盘诗一篇赠放云：“接得山人号舍人，殊衣前引到蓬门。莫嫌野菜无味，我是三追处士孙。”

王逐客送鲍浩然游浙东，作长短句云：“水是眼横波，山是眉峰聚。欲问

行人去那连？眉眼盈盈处。才始送春归，又送君归去。若到江东赶上春，千万和春住。”有余不尽之意，蔼然于言外。

绍兴间，临安士人有赋曲云：“一春长费买花钱，日日醉湖边。

玉惯只西湖路，骄嘶过沽酒楼前。红杏香中箫鼓，绿杨影里秋千。

晚风十里丽人天，花压鬓云偏。画船载得春归去，余情付湖水湖烟。

明日重携残酒，来寻陌上花钿。”思陵见而喜之，惜其后叠第五句“重携残酒”，不脱寒酸气，改曰“重扶残醉”。虞伯生系之以诗云：

“重扶残醉西湖上，不见春风画船。头白故人无在者，断隄杨柳舞青烟。”亦寓感慨之意深矣。

《西溪丛语》云：“孟浪，无趣舍之谓。”余读《庄子》林[C16?]斋《口议》云：

“孟浪，不著实之谓。”当从林注为当。

唐人俗谚云：“槐花黄，举子忙。”翁承赞诗云：“雨中妆点望中黄，勾引蝉声送夕阳。忆得当年随计吏，马蹄终日为君忙。”承赞，闽人，唐末为谏议大夫。

陈藏一《话腴》载：“李太守与伯珍医士书简云：‘遣白金三十两奉谢，以备橘黄之需。’咸不晓所谓橘黄之义。及观《世说》有‘枇杷黄，医者忙。橘子黄，医者藏’，乃知古人用事不苟如此。”

东峰吴鸣翰，洞庭人，在郡庠有能诗声。其《别妾》诗云：“黄金散尽学风流，学得风流已白头。记得西楼明月夜，几声檀板按梁州。”又《挽溺水妓》云：“翠袖尚笼金钏冷，清波难洗玉容羞。”

洪景卢《夷坚志》，“夷坚”二字出《列子》“夷坚闻而志之”，方言鸛鹏也。唐华原尉张慎素有《夷坚录》三卷。张端义《贵耳集》云：“夷姓坚名也。”张博洽之士，然必有所据，但未明方言出于何典耳。

老杜《孟冬》诗云：“破瓜霜落刃。”《岁时杂咏》乃云：“破甘霜落瓜。”硃新仲《杂记》云：“孟冬无瓜，当以《杂咏》为是。”余谓西瓜冬天固少，则今冬瓜兴瓠子皆有粉，故谓之霜落刃。若改作“破甘霜落瓜”，则谬矣。

关西名妓王白苎者，姿容雅素，词翰情思，翘翘出群。来游吴中，骚人雅士，闻其名而往者接踵。或以诗挑之，会合其意，即留款宿，否则金帛盈箱，亦不能动。吴士熊栋卿访白苎，杯酌间各咏一物，白苎分得竹簟，其诗云：“含风八尺黄琉璃，卷送郎君诚不恶。只愁一夕秋露零，高束寒冰向尘阁。”栋卿分得竹夫人，其诗云：“含风八尺黄琉璃，卷送郎君诚不恶。只愁一夕秋露零，高束寒冰向尘阁。”栋卿分得竹夫人，其诗云：“保抱工夫妙不传

，数条风骨已冷然。怪他世济夫人美，惯伴多才学士眠。”栋卿复指庭前蜘蛛为题，白苎诗先成云：“高结蓬莱第一宫，飞丝曾上御衣红。只因误冒仙人髻，谪向人间草屋东。。颇有自负之意。栋卿乃嘲之，其诗云：“高结蓬莱第一宫，飞丝曾上御是丝，些些黏惹便羁迷。何如扫动周遭网，不遣人间赚阿谁？”白苎见栋卿诗，稍不乐，稍不乐，复赋一首解嘲云：“上林一片杏花飞，预设贤罗修尔归。莫道个中黏著住，差强随永与沾泥。。栋卿亦无如之何，白苎姿色不艳丽，诗才敏速，不亚唐之薛涛也。

高骈镇成都，命酒佐薛涛妓行一令。乃曰：“须得一字象形，又须押韵。”公曰：“口，有似没梁斗。”涛曰：“川，有似三条椽。”公曰：“奈何一条曲？”涛曰：“相公为西川节度使，尚使一没梁斗，至于穷酒佐有一条椽兒曲，又何足怪？”骈亦为之哂焉。

唐子元荐论本朝之诗：“洪武初，高季迪袁景文一变元风，首开大雅，卓乎冠矣。二公而下，又有林子羽刘子高孙炎孙蕢黄玄之杨孟载辈羽翼之。近日好高论者曰：‘沿习元体，其失也瞽。’又曰：

‘国初无诗，其失也聋。’一代之文，曷可诬哉？永乐之末至成化之初，则微乎藐矣。弘治间，文明中天，古学焕日，艺苑则李西涯张亨父为赤帜，而和之者多失於流易。山林则陈白沙庄定山称‘白眉’，而识者皆以为傍门。至李空同何景明二子一出，变而学杜，壮乎伟矣。

然正变云扰，而剽袭雷同，经国微，而风雅稍远矣。”词繁不能悉录，撮其大略而已。

《封氏闻见录》云：“海内温汤泉甚多，有新丰骊山汤，蓝田石门汤，岐州凤泉汤，同州北山汤，河南陆浑汤，汝州广成汤，兖州乾封汤，邢州沙汤，凡八处，皆有温泉。”《墨庄漫录》云：“泉大热而气烈者，乃硫黄汤也。唯利州平疴镇汤泉温和，手可探而不作臭气，云是硃砂汤也。人传昔有两美人来浴，既去，异香馥郁，累日不散。”李端叔过浴池上作诗云：“华清赐浴忆当年，偶记荒山结胜缘。未必兴衰异今昔，曾经美女卸金钿。”余读唐子西《温泉记》云：“其下未必有硫黄，以为水受性本然。”按李贺有诗云：“华清宫中石汤。”以此推之，泉之温者，其下必有硫黄、石、硃砂之类。子西指以为水受本然之性，其然岂其然乎？

辛稼轩在上饶时属其室人病笃，命医治之，脉次，有侍婢名整整者侍侧，乃指谓医者曰：“老妻获安平，当以此婢为赠。”不数日果愈，乃践前约。以整整而去，稼轩口占《好事近》云：“医者索酬劳，那得许多钱物？只有一个整整，也盘合盛得。下官歌舞转凄惶，賸得几枝残笛。觑著这般火色，告妈妈将息。”整整善笛，故第六句及之。

陈声伯《墨谈》云：“尧让天下於许由，由非山林逸士也。《左传》云：‘许，太岳之後。’太岳意即由耳。古者申吕许甫，皆四岳之後。《尧典》曰：‘咨四岳，朕在位七十载，汝能庸命，逊朕位。’让由之举，或即此也。若饮牛弃瓢之说，或者由不敢当其让，遂逃避於野，如益避启於箕山之类。後人不知，概谓尧以天下让一山野之人，甚可骇也。”又阅都玄敬诗话云：“许由之名，见於庄子之寓言。自太史公信以为实有其人，而後世因之。许由者，许其处由，未尝有是人也。”玄敬当时最以洽博多闻称，不知何所据而云然。姑两存之，以质诸稽古之士。

张祜题骊山有禽名阿滥堆，明篴御玉笛，将其声翻为曲，左右皆能传唱。故祜有诗曰：“红叶萧萧阁半开，明皇曾幸此宫来。至今风俗骊山下，村笛犹吹《阿滥堆》。”

唐开元中，许云封善笛，李中《赠笛兒》有云：“陇头休听月明中，妙竹嘉音际会逢。见尔尊前吹一曲，令人重忆许云封。”刘禹锡《赠歌人米嘉荣》诗云：“唱得梁州意外声，旧人唯有米嘉荣。近来年少轻前辈，好染有些须作後生。”二生挟一艺之能，而名存不朽者，非名人之诗而传若是乎？余尝谓僧高闲草书，历世遐远，而不见传於世。今人读韩昌黎文，其名遂显於千百世之下而不能癡，由是知文字之不可无也如此。

杨用脩《丹铅续绿》云：“吞姓自古有之，若《氏族全书》有吞景云，晋有吞道元与天公笺者，今类书引用改‘吞’作‘查’，盖不知有吞姓也。《书叙指南》所引犹是吞字，可以为证。”余因是而索检《指南》考之，惜乎近年为人窃去矣。余惋叹累日，饮食不能下咽，乃为诗以志吾感云：“四十年前录此书，任渠痴笑宋人愚。追思跋语浑如梦，安得龙颔下珠。”《指南》任德俭著，其後有俞贞木先生题跋志於後。贞木家贫，一日绝粮，废簪珥衣服，仅存是册，盖惜青氈旧物故也。余今六旬矣，不知更复见此书否？是吾幸也。

王楙《野客丛书》云：“乐天有两小蛮，如‘杨柳小蛮腰’，公侍姬也。如曰‘还携小蛮去，试觅老刘看’，此酒榼名也。”王说谬矣，皆侍姬也。因讳之，乃曰酒榼。老刘即禹锡也。如元微之莺莺曰“双文”。宋贾耘老妾，东坡名之曰“双荷叶”。钱伯瞻侍兒名倩奴，《山谷集》中曰“青人”。我朝林子羽《鸣盛集》内红桥，皆侍姬也。

盖讳之易其名耳。

余尝见倪云林张伯雨诗寄与同时某人，称呼下曰“印可”二字，余不晓所谓。後阅《霏雪录》云“印可”字，维摩言“若能如是坐者佛可印可”，此禅语也。

山谷晚岁信佛甚笃，酷好嗜蟹，有诗云：“寒蒲束缚十六辈，已觉酒兴生

江山。”东坡亦爱食蟹，其《谢丁公默惠蟹》诗云：“堪笑吴兴馋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尖团。”尖团即蟹腹下腩也，雄蟹脐尖，至十月极肥大而豪腴，甚有味，古人谓之糊口者是已。刘孟熙谓雌蟹脐圆而珍，盖不知其味者矣。

《丹铅余录》云：“《英光堂帖》，有米元章临智永真草千文，与今本大不同，乃知古人临帖，不论形似也。岳珂跋其後云：“摹临两法本不同，摹帖如梓人作室，梁栌栋桷，虽具准绳，而缔造既成，气象自有工拙；临帖如双鹄并翔，青天浮云，浩荡万里，各随所至而息焉。《宝晋帖》盖进乎此者肖。故曰‘袒裼不浼，夜户不启。善学柳下惠，莫如鲁男子’。”余谓不但临摹法帖，看画亦然。今人见画不谙先观其韵，往往以形似求之，此画工鉴耳，非古人意趣，岂可同日语哉？欧阳文忠公诗云：“古画画意不画形。”苏东坡云：“作画以似形，见与儿童邻。”真名言也。

殊性甫存理，仲秋在王浚之池台赏月，座中诸客赋诗，先就，性甫有一联云：“万事不如杯在手，一生几见月当头？”咸为击节称赏。

余曾见僧仲璋一词云：“万事悠悠输一醉，花酒休教离手。”性甫句得非此词脱胎换骨否？

《菽园杂记》载一诗云：“焚书祇是要人愚，人未愚时国已墟。

只有一人愚不得，又从黄石读兵书。”陆式斋云：“惜不知何人所作？”余见韦居安《梅磴诗话》载萧冰崖立之《咏秦》诗云：“燔经初意欲民愚，民果俱愚国未墟。无奈有人愚不得，夜师黄石读兵书。”陆公所记即冰崖之诗，後人相传稍易之耳。

弘治乙丑，五文恪公（济之）丁内忧，郡守林公世远延文恪修郡志，时馆於西城书院。庭中有白莲一盆池，秋晚一朵忽开，文恪有诗云：“埋盆若个便为池，玉花亭亭有一枝。不以格高知者少，奈因开晚谢还迟。庭前晓日自相媚，江上秋风空尔为。我欲举杯同此赏，天高露下月明知。”吴中搢绅能诗者和之甚众，勍敌殊罕。唯枝山祝希哲诗云：“宾馆秋光聚曲池，玉杯承露阁凉枝。孤寒未必遗真赏，开布何须怨较迟。长恨六郎殊不肖，徒闻十丈亦何为？徐摇白羽开新咏，想孤寒未必遗真赏，开布何须怨较迟。长恨六郎殊不肖，徒闻十丈亦何为？徐摇白羽开新咏，想对薇花独坐时。”时枝山翁亦纂修郡志，故前云云。为字险韵，句句帖题，文恪独加称赏。

昔人《题严子陵图》云：“当时便著蓑衣去，烟水茫茫何处寻？”艾性父诗有“却把客星侵帝座，岂应忘世未忘名”。余谓此等语，皆克剥之辞，固不足道。独爱方求可一诗云：“漫衣羊裘钓泽云，无端惹起汉玄纁。风标自与齐人异，便著蓑衣也识君。”

成化间，吴中大水，郡守刘瑀酷虐子民，督徵粮税，乡民苦楚，血肉狼藉

，破产荡业，不胜拷掠，时人目为“白面虎”。杨仪部循吉有《酷吏行》行刺之云：“酷吏面上无慈色，手中长提法三尺。怒肉横生髯奋张，高呼拍案气扬扬。鞭笞在前视如戏，人血纵横流满地。

水浸生荆尚怪轻，铜包大杖犹嫌细。贫穷百姓真可怜，每每见官多被鞭。忍饥忍痛哭向天，公人更觅行杖钱。”刘竟不得其死，可为酷虐者戒。

◎跋

日来酷暑杜门，清晓早凉，颇有以一二种说部诗话等书，或旧钞，或旧刻，助余消遣，此亦家居销暑之一乐也。此册为一书友携至，问其直，云：“新从故家架上取得，特送览，尚未有价。”余属留之。

会触热出门，日午才归，偶一披阅，自序无姓名可考，遍检案头诸家书目，不得《逸老堂诗话》之名。方怅悵，而于卷中得其父俞君宽父之名，是知戊申老人乃俞姓。后又检得陆其清《佳趣堂书目》载是有书，并注云：“俞宽父之子。”然其名字不传，可知书既流传，不患无所稽考也，喜甚！未及买，而已加题识，书魔故智复明，自觉可笑。

明日书友至，如议直不成，尚当向之索酬，方许携去，盖后有得此者，可省检查之劳也。

辛未六月二日，求古居主人记

《逸老堂诗话》二卷，得之江甯严侍读东有所。书中不列乡里姓名，然称魏庄渠马抑之为同乡，则苏之昆山人也。又称祝枝山序其父《约齐漫录》二十卷云“俞君宽父，吴之耆儒”，又以知其人姓俞矣。

其大父醉菊翁亦见书中，然皆不知其名。昆山之俞，唯允文字质甫者最著，广五子之一也。考其事迹，又齟齬而不合，此书与《约齐漫录》、《江南通志》及《千顷堂书目》皆不载。虽有诗句，又不为《明诗综》所录，一时无可踪迹。顾其书虽无大过人处，而叙述亦班驳可喜。其论《丽堂诗话》载同官献谏之词，未免起后人之议，尤确论也，为祿而传之。至其祖孙三世之名若字，俟他日得《昆山县志》与《祝枝山集》，再为蒐考云。

卢文召

《逸老堂诗话》两卷，向藏严东有瞿抱经处，嗣为黄尧圃所得。

卢黄均有题跋。粤寇乱后，归昆山赵学南，时馆沪上制造局。去秋七月，又遭兵燹，藏书尽毁，惟此书录一副本，尚存乃兄仲宣处，学地亟为寄示。据两跋语考之，系昆山俞姓所著，而《江南通志苏州府志昆山县志》艺文皆不载。黄跋云：“陆其清《佳趣堂书目》载有是书。并注云‘俞宽父之子’。”其书有云：“祝枝山尝序家君《约齐漫录》二十卷。”序略云：“俞君宽父，吴之耆儒。”与《佳趣堂书目》合。

书又云“先世居绰墩山下，祖赓颺，以长厚称，筑山来居，延师课孙。

父允升，迁居东城，聚书数千卷，手披口诵。廷栋刻苦励学，举康熙己卯乡荐，授桐城教谕，母丧归卒”等语。是书中所称“大父醉菊翁”者，即其祖赓颺也。所称家君且录祝序略云“俞君宽父”者，即其父允升也。似皆可据以为证。惟卷首嘉靖丁未五月戊申老人自叙，《志》中称“康熙己卿乡荐”，距嘉靖丁未作序时，已越百五十余年，必非其人可知。惠农云：“是人与吾乡张亨父陆安甫皆相识，应在嘉靖万历前后。”而《昆志》中检查再三，竟不可得，亦一憾事，当别为蒐考之。

甲寅新正，太仓缪朝荃衡甫

《逸老堂诗话》，明人写本，有求古居主人跋，即士礼居黄尧翁也。先君于粤匪乱时得之。前数年江阴缪筱珊先生借录一本，曾载入其所著《藏书记》中，又钞示卢抱经一跋。壬子，令儿子经申录一副本赠从兄仲定量。癸丑夏六月，遭乱，所有藏书数万卷，一旦尽失，而是书原本亦遭盍劫灰，於是从兄自抄一本，而以副本归余。即寄太仓缪衡甫李惠农两先生阅看，盖二君亦好读未见书者也。衡甫又加一跋寄还。今秋无事，重钞一本，装订成帙。此书幸江阴缪公传录一本，及余录赠从兄副本，获存於世。惟著书人俞某，各家题跋均未能考得，殊为憾事。衡甫疑即俞廷栋其人者，必非是也。惠农云与张亨父陆安甫皆相识，是当於张陆著作中求之。又昆山尚有俞姓者，余均不相识，倘得因缘，检阅谱牒，或能得其祖孙三代之名字。而衡甫又以为是书向藏严卢二家，嗣为黄氏所得，恐亦未确。疑严卢所藏别一本，非即尧翁所见本也。甲寅中秋，昆山赵诒琛学南录毕识。

《逸老堂诗话》二卷，著录於艺风藏书续记。仅知撰人姓俞，名字无考。检祝枝山《怀星堂集》《约斋闲录序》，知俞宽父之子，名弁，字子客。枝山先生称其凤毛兰种，世其儒业，尤益亲予者，即此书之著者也。数年积疑，一旦豁然，喜极无眠，篝灯记之。

民国四年十二月一日，无锡丁福保识